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
文学大辞典

主编：秦牧 饶芑子 潘亚墩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 文学大辞典

主编：秦牧 饶芃子 潘亚暾

花城出版社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
文学大辞典

主编：秦牧 饶芃子 潘亚暾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粤中印刷公司印刷
(广东佛山澜石)

850×1168毫米 32开本 40印张 3插页 1000000字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7—5360—2896—2

I·2471 定价:8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主编：秦 牧 饶芑子

潘亚暾

顾问：刘以鬯

陈若曦

犁 青

曾敏之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列耀 卢菁光 郑潜云

饶芑子 秦 牧 翁光宇

袁宝泉 徐庆宜 潘亚暾

海外特约编委：

云 鹤 孟 沙 骆 明

梦 莉 黄维樑

执行编委：徐庆宜

秘书：骆一笑

撰稿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列耀 卢菁光 吴锡河 汪义生

陆永祥 周新心 钟晓毅 骆一笑

费 勇 莫嘉丽 翁光宇 赖海山

潘卫东 潘亚暾 潘梦园

铺路·架桥·撒花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辞典》序

秦 牧

近十多年来，中国出版界尽管面临不少艰难险阻，但仍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许多具有“基本建设”意义的大书，一部接着一部出版了。系列书、文库、全集、文集、辞书，等等，范围很广。以辞书而论，大百科全书、新版的《辞源》、《辞海》，文化大辞典，各个学艺领域的人名大辞典等等，相继问世。现在，这部独标一格，别开生面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辞典》，也应运诞生了。如果一艘新的轮船下水，值得人们举行一个典礼，向它掷去一瓶香槟酒，或者抛上一束鲜花的话，那么，这样的大型辞书的出版，也是值得世界各地的华文作家和广大读者，为它高兴一下，斟酒干杯的吧！

这是一部怎样的书呢？它是专门介绍中国大陆以外，作为中国文学特殊支系的台、港文学和世界各个国家、地区华文文学基本状况的一部大辞书。海外华文文学和中国大陆文学是属于同一母系语言的文学，它们具有同宗同源的血缘关系。华文文学活动，现在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这正和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并不限于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在写作的道理一样。世界华文文学的交流必须不断加强，已经日益成为中国人和世界各地华裔人士的共同认识。这部收录辞条六千，洋洋一百万言的大辞书的出版，必将有助于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和交流。海外各地

人们要了解中国大陆的文学，中国大陆的人们要了解港、澳、台湾同胞的文学和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世界各地的华裔人士要了解其它地方的华文文学，可以通过各式各样的途径，这部辞书提纲挈领作了介绍，也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它对于世界华文文学的交流，将起的作用就是铺道路、架桥梁、撒鲜花。让大家互通讯息，了解梗概，密切往来，加强认为，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世界文明的形成，有点像是海洋。许多小洞、小溪汇合而成江河；许多江河，又浩浩荡荡汇归大海。世界文明的形成，也很像一张树叶的叶脉，许多微小的脉丝，纳入支脉，许多支脉，汇于主脉。“一滴水可以照见太阳。”一幅地图上江河的风貌，一张树叶上叶脉的状态，也昭示了这个虽然复杂，但也颇简单的道理。

历史悠长，地域辽阔的中国，它的光辉的文化传统，对世界文明作了卓越的贡献。中华文化，就是注入“世界文明之海”的一条长江大河。在中国五千年有文字的历史上，记载了多少出类拔萃的卓越人物，在历史的长廊上，有一大批中国人巍然屹立，成为“世界级”的人物，在世界文明史上迸射着光辉。思想先驱，史学巨擘，文学大师，艺坛高手，能工巧匠、英雄义士，大科学家，大旅行家，大航海家……这些人物的存在，使得血迹斑斑的历史仍不至于黑暗一团，依然透露着人类希望的曙光。就是不谈别的，只谈科学技术吧！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也曾对世界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四大发明”，是大家都知道了的。被称为“中国古代八大科学家”的张衡、蔡伦、祖冲之、孙思邈、张遂（僧一行）、沈括、郭守敬、李时珍，都曾经各各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影响一直及于当世。他们中有人被认为是数学、历法、物理、博物

先驱，有人被尊为世界文化名人，雕像屹立在海外大学、科学馆的长廊。英国的李约瑟花了大半世的精力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他的阐述已经使举世为之瞩目。中国源远流长的文明不仅体现于典籍，艺术、建筑、各种文物上头，也体现于饮食、烹调、医药、风俗、礼仪等方面，正是由于受到深厚文化传统的熏陶，使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无论跑到世界什么地方，很多人都世代保持着中国的生活习俗。民族传统是一种很微妙的东西，它既可以体现在巨大方面，有时也可以体现在微小的事物之中。对端午、中秋之类节日的亲切感情，对长城、龙凤之类标志的深刻印象，固然是民族传统，有时它还可以潜藏在对一双筷子，一首唐诗，一句俗谚的反应之中，只有华族人士能够迅速地了解它，感应它。旅居世界各地的华人，正是由于具有这样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因此，有人在海外苦心孤诣地教育子孙讲中国话，学中国字，有人在垂暮之年仍然不忘回乡会一会亲人，建一间学校，修一道桥，以至决心归葬故土。有人在自己年老体衰无法跋涉长途的时候，就叮嘱子孙回到故里，认识一下村头的甜水井，拍摄几张祖居的照片，或者吩咐子孙到中国登临一趟长城，在城上高呼：“我是中国人的子孙啊！”这种民族凝聚力，充分显示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厚。有一些在海外已经传了六代七代的华人，不懂华语，不懂汉字，不再受到华夏文化的熏陶了！这种凝聚力也就日趋消失。它充分说明：正好是民族文化传统，形成了民族凝聚力。

某些具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的人，不想听到中国古代文明对世界作过巨大贡献的说话，某些具有民族自大狂思想的人，又不想听，人们提起近代以降，中国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相对落后，封建余习大大影响了中国的进步一类的说话，

其实，那都不是科学严正，实事求是的态度。既然是铁般的事实，怎么能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一切尊重客观的人不仅会看到这一切，而且，还会看到中国现在虽然存在相对落后的一面，但又正在急起直追，奋发有为的情景。谁都不可能否定觉醒了东方巨人，现在已在阔步前进的现实。

中国现在正在重新对世界作出的日益重大的贡献当中，有一项，就是：它新时期的文学艺术，以及世界性的华文文学活动，大大丰富了国际社会的精神文明。

近代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发展，促使大批中国人飘洋过海，谋生异域，造成华人足迹遍布世界的景象。不仅这样，世事的沧桑变化，还使一批批华裔成为世界各国的公民。海外的炎黄子孙究竟有多少呢？根据八十年代初各国人口的统计资料，这数目约在 2700 万左右，其中八成已入籍侨居国。海外的炎黄子孙，拥有高达 1300 亿美元以上的财产，并且有大量的人，已经成为各国的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在美国），他们与当地公民长期相处，共同为所在国家的繁荣作出了贡献。不止如此，他们的创作活动，还逐渐使华文文学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上面提到：华文文学，已经像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等等一样，各各在世界上形成了一个体系。它的通行范围，早已超越了国界，成为世界各地华族人士不需经过翻译，就可以直接阅读的文学了。

诞生过屈原、陶潜、韩愈、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李清照、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蒲松龄等一系列伟大作家的中国大地，到了现代，又产生了以鲁迅为代表的许多伟大作家。中国光辉灿烂的文学传统，哺育了一代代的新人，这使得中国和各国的华文文学在当前的世界文学园地中大放光华，它将在国际上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是不言而喻的。

表现内容多姿多彩，五花八门，题材各有不同，这是各国华文文学“异”的一面。但是，尽管如此，世界华文文学仍有它“同”的一面。这不仅因为它们的作者都采用汉语写作，有一种共同的语文色彩，而且，他们的作品里，自然而然闪耀着民族的共同传统。华族人士阅读它，都有一种驾轻就熟，“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情趣。

各国人士都注意到了这么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新加坡、泰国因此举办了多次国际华文作家的集会，各国华文作家的联合组织日渐增加。作为全世界华文文学发祥地的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十余年来，人们对世界华文文学的阅读研究、交流、推广，更是不遗余力。许多大城市都举行了有关这一课题的一系列国际性座谈会，好些大学还设立了这方面的课程，国内专门介绍这类作品的杂志已有多种，许多省市的出版社刊行了大量港、台和各个国家、地区的华文文学作品，国内许多读者对于海外华文文学，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的名字，已经并不生疏了。

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祖家的中国，文学根基当然是最为深厚的。各国的华文文学，也各擅胜场。这中间，美加的华文作家，东西亚各国的华文作家，可以说最受世人瞩目了。前者，是由于他们大抵是教授、学者，学养很好；后者，则由于他们在当地扎根最深，有的人的祖先飘洋过海，传到现在这一代已经是七、八代或者十几代了。因此，如果谈到和当地各个民族水乳交融，以至于几乎浑然一体，写起当地生活和人物来，入木三分，绘声绘影的程度，世界其他许多国度的华文作家，可以说极少有人能够望其项背，更不用说什么并驾齐驱了。何况，东南亚各国的华人，还占海外各国华人

中的九成呢！

海外的华文读者，有进一步了解中国大陆文学的需求，中国大陆的读者，也有进一步了解海外华文文学的必要，藉此开拓视野，扩大交流。任何地方的华文文学出现高峰，都是“龙的传人”，炎黄子孙，共同的光荣和骄傲。正因为这样，广州的花城出版社除了正在编纂洋洋五百万言的《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外，还出版了这部《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辞典》。

台湾、港、澳有哪些比较重要以至十分重要的作家？他们的代表作是什么？各国有哪些比较重要以至十分重要的作家？他们的代表作又是什么？手此一编，就可以基本了解一个眉目。按图索骥，事半功倍。我所以说这是一项铺路、架桥、撒花的工作，理由就在这里。

出版这么一部大辞书，工程艰巨，任重道远，是不言而喻的。组织人力、物力之不易，毋得说了。辞条的确定和资料的提供，在在非得到港、台和各国华文作家的支持不可。幸得“德不孤，必有邻”，“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项工作得到四面八方的响应，“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心齐，泰山移”。这部辞书，现在终于集稿完成，可以付印问世了。

这部辞书，是我们一行人议论后，决定着手编纂的，实际工作由暨南大学几位学人，特别是潘亚瞰先生总其成。我忝列主编之，出力不多，颇觉名实不称。不敢掠美，特加说明。在出版事业面临许多困难的当前，花城出版社能够肩此重任，是很值得称道的。

其他一些必须交代的事情，在本书跋文中已经作了说明，这儿就不需要多提了。

瞻望未来，我深信：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随着华裔人

士在各国力量的不断增长，华文文学必将在世界上大放异彩，雄踞一席。文明古国的传人，理应为世界文明作出更多的贡献！

1991年6月．广州

共建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辞典》序

饶芃子

世界范围内的“华文热”正在加温，华文文学的研究机构日渐增多，华文文学活动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作为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华文文学在世界上已形成了一个体系，正赢得海内外越来越多的读者和文化人的注意和重视。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华文在世界的地位日益提高，华文文学的重要性也日益为人们所认识。西方科技界和比较文学界已先后有人预言：“在未来的世界语言中，华语将成为第一语言”，“二十一世纪将会出现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热潮。”去年，在香港召开的“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上，香港作家联谊会会长刘以鬯先生在他的发言中提出：“世界华文文学应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强调应“将世界华文文学当作一个有机的总体来推动”。在这之前，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王润华先生也曾著文提出建立华文文学“大同世界”的设想。所有这些，都说明世界华文文学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很需要加强联系，加强这一“世界”内部的凝聚力。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各国社会体制、经济状况、民族意识、文化心理、风俗习惯等的不同，各地的华文文学基本上处于各自发展的状态，彼此之间缺乏联系，缺乏应有的了解和认识。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开辟渠道，创造条件，促进各个国家、地区华文文学的交流，在华文文学世界里共同构建

世界华文文学。

近十多年来，我国文学界、学术界、出版界在这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一些刊载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的刊物相继创办，并举行过评奖活动。各出版社还出版了一批介绍、评价海外华文作家作品的书籍和研究地域性华文文学问题的专著，这就为原来对海外华文文学了解很少的大陆读者，打开了“门窗”，使他们有可能接触和认识海外华文文学。自八十年代初到现在，暨南大学、厦门大学、深圳大学、复旦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还先后承办过四届“台港、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参加会议的，除大陆的专家学者外，还有来自东南亚和西方各国以及台港澳地区的华文作家、华文文学研究专家，每届研讨会之后，都从提交大会讨论的论文中精选出部分论文结集出版，扩大研讨会在社会上的学术影响。这种引进和研讨，大大地促进了海内外华文文学的交流，现在，大陆已有越来越多的文化人和读者在关注海外华文文学，海外的华文报刊和华文作家，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大陆的文学。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陆这方面的图书资料很少，如何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界的同人通力合作，广泛搜集资料，编撰一部包括各个国家、地区华文文学作家、作品、文学期刊、文学社团、重大文学活动的大辞典，以客观的资料展示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无论是对于大陆有志于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学者，还是有兴趣阅读海外华文文学的读者，乃至于各个国家、地区华文文学作家、专家和读者，都具有一种铺路、架桥的重要意义，就是从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学科的建设来说，也将发挥其基石和传媒两大作用，这可以说是五年前我们策划和提出编撰《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辞典》的初衷。

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是在中国文学的母体中孕育诞生的，绝大多数海外华文作家都是炎黄子孙，自幼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他们的心态，他们的思维形式和感情表达方式，都有中华文化的基因，他们的创作，也都或多或少受到中国传统文学精神的影响。以东方华文文学的东南亚文学为例，那里的华文作家大多是从中国闽粤两省移居的华人，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的兴起虽不完全同步，但都是伴随着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余波而滥觞起来的，这些国家早期的华文文学，在创作方法、语言词汇、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等方面，都与中国“五四”新文学有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六、七十年来，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文学都不同程度地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现在在世界“华文热”的大潮中，都纷纷走向世界，有可能同中国本土的文学相遇相识，互对互照，真有如久别重逢的“亲人”和“故友”。西方的美华文学，虽然是近三十年才勃兴的，作者大多是五十年代后期从台湾到美国留学，然后留美定居的，是美国的新移民，他们虽身在美国，接受西方的文化教育，思想、感情、道德观念和思维方式，还是中国式的，与中国母体文学有血缘关系。但海外华文文学是在各个不同国家、地域的文化土壤上发育成长起来的，是所在国文学的一部分，由于不同国家不同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环境，不同的历史文化的陶冶，其文学形态和发展道路，又与中国大陆的本土文学很不相同，海外的华文作家虽都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这一切已和所受的异质文化影响相融合，在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中呈现出与中国本土文学不同的独特风貌，形成了各自鲜明的个性。随着世界性的华文文学创作的繁荣，华文文学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拓展，华文文学创作和研究的队伍将日益壮大，为

了把“世界华文文学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来推动”，为了促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和认识，共同来建设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我们很应该在开展国别华文文学研究的基础上，从跨文化、跨国度的华文文学作品和理论之间，探求共同的文学规律、共同的美学系统的可能性，从而找出其相异之点和可能沟通的路线。因为世界华文文学中的深层次问题，特别是许多属于“根”意识发射出来的东西，是同出于一个文化体系的，都是系在中华文化这棵老树上。所以这些华文作品里的观念、结构、修辞、技巧、文类、题材等，具有一种共同文化系统里持续不断的统一性，特别是在作品所体现的历史意识和审美意识的深处，这种源流的“根”就更是有形无形的存在着。如果我们能运用比较的方法，将中国大陆本土文学同其它国家、地区华文文学相比较，研究其相互接触、影响和被接受的情况；探索世界华文文学发展脉络以及不同民族文化的互相交融、借鉴、转化、认同的规律；研究各个国家、地区华文文学作品中的美学模式、风格、文学语言……等的衍变史，探讨它们如何在特有的社会、美学环境里产生这种蜕变。也就是说，用国际的眼光来考察各国、各地区的华文文学，包括中国本土的文学，寻找世界华文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及其共同的规律。这样做，并不是要把每个国家、地区华文文学的独特性消除，文学是社会生活和人心的镜子，文学的本质就在于它的独特性，世界华文文学花园里应该是百花齐放，多彩多姿。寻找世界华文文学的某种共性和共同规律，目的在于从总体上认识它，并借助这种认识，去促进它未来的发展。

在世界学术史上，每一个新的学科的建立，都必须做若干奠基性的学术工作，如创办杂志，出版理论专著，成立相

应的学术组织，召开国际性的研讨会等，还应该推动学科建设的辞书和工具书问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当比较文学刚刚在世界兴起的时候，1890年，瑞士路易·具茨编订的《比较文学书目》出版，这部书目的出版，在欧洲大陆起了传媒的作用，大大地推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也为后来巴尔登斯伯格和弗里德里希编订更大规模的《比较文学书目》奠定了基础。在这之后，比较文学研究好似江河大波，冲堤而出。我希望，由数以百计的海内外华文学者合作，历时五载编撰而成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辞典》，也能成为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的一块奠基石。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辞典》很快就要出版了。在这部辞书的酝酿过程，我虽然参加了辞书的策划工作，但作为一个为时五年的“大工程”，主要是由我校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的同人，特别是该中心的主任潘亚暾教授负责主持的，潘亚暾教授还负责了全书各部分条目的统一审订、查对、增删和编排。在出版界受商品意识冲击，出版业不无困难的情况下，花城出版社承接了本辞书的出版工作。花城出版社两任社长王曼先生、范若丁先生都先后给予辞书大力的支持，出版社对外室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辞书即将付梓之际，谨表示诚挚的谢意！

1992年3月8日于暨南园

凡 例

一、本辞典收录词条的起迄时间为：1919——1991 年夏；范围除中国大陆以外地区及国家，即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为简便起见，本辞典定书名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辞典》。

二、本辞典的条目，共分“台湾文学”、“港澳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三个大部分；每部分下又分：（1）作家小传、（2）作品简介、（3）文社与期刊三个小类。其中第三部分因范围太广，又按国家和地区分为：（1）新华文学、（2）马华文学、（3）菲华文学、（4）泰华文学、（5）印华文学、（6）美华文学、（7）加华文学、（8）欧华文学及其他（欧华文学包括英、法、德、意、瑞典、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华文文学；其他则包括南美的巴西、亚洲的日、韩和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等 8 项。

三、在划分的地区中，每一类条目，均按笔划顺序排列，即条目的第一个字的笔划顺序排列，以方便读者查阅。

四、本辞典作为工具书，尽可能运用第一手资料，以客观简介为主，有一些略加评论，并尽量吸纳最新信息和研究成果，使评论中肯公允。